象象論

彖象論　莊氏學　

賜進士及第授光祿大夫禮部左侍郎加一級樂部大臣南書房上書房行走莊存與譔

伏戎焉在文明照之莫能遁也莽之爲言薦居之人也人不同者以類辨之命將帥設守衛詩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升其高陵示以形制之勢也如是三歲則伏者自困無所得氣詩曰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此伏戎不興之成績也有將帥之才輔君子之正不同以去大同以成夫升高陵不若升虛邑之无所疑究歸於安行而無奮搖之容色詩曰薄言還歸南仲之文也

乘墉者彼何人哉大國之侯曩固午其衆以伐有道矣畏文王之義然後退而弗敢焉義固弗克力固未困其若慙見君子何亦何吉之可言弗克攻者非第弗攻也盡獨其僭賊忌克之心謹侯度奉王法謂之反則九五之義文王之義也九五之則文王之法也弗克攻者反求而自得之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刺諸侯不以干戈省厥躬而百姓被其毒也

大師王者之師誰爲此師乾行也遇可言相也克不可言相也相克是交勝也相遇言相克斯何言哉盡言也古人有言一勝者王宜必無有相克者矣雖然

言無敵者實亦難與慮敵書曰戎商必克克而後師也書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會于牧野會謂無相克之事哉武王遂克克而遂定厥功天命之也如以人事而已紂師雖北天下何遽大定哉是故湯武善師而必曰善爲國者不師善師無過湯武大師誠克焉能不相遇而克方其既相遇雖聖人不能言獨克不能言一克也言相克也嗚呼大師克矣且猶以相遇言之聖人之情不見於辭乎故曰繫辭焉以盡其言言相克也非既克之言也此之謂孔行也

川壅則盈盈則溢溢不受壅不施也坎以不盈爲德受之平也施之平也行天下之至險而無或不平故天下以爲準崇高以居淵乎善下中也莫之咎也雖然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其小者也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乃大矣

鼎迺味主則腥則飪宿則潰焉孰斯須忍羞耆惟君是曰能養饋諸他人爾毋我廷或且睨之有染指心貴漿云乎貽羞至今爰有嘉耦適爲王妃好爾無射如渴如飢仇迺俯予神不佑汝疾則罹汝子寧獨處豈曰黃流注茲庇缶味乎味乎寶爾器乎進熟不詳

陼之厲乎薪不絕歟火不節歟革物爲說俄自革歟

譈鼎譈鼎勿聽則聰彼固善人玆亦善鎔不謀遽行

雍沮四起動而愈出甘餐昜己噫嘻雉膏味不可嗜

爻著蟄潛聖人不食妾豔方煬僨驕與處女謁盛矣

孰爲霖雨山川典方尙恤斯土悔全莫量虧之爲愈

雨乎雨乎終及爾所乎

小人在君子之上快然自足說之雖不以道說也門

如市焉然且來之而往過焉則爲墟矣故曰來兑凶

其羞刑暴德而庶習逸德之人乎夫相說人情也人

情未嘗不相惡相惡者未嘗不相悅相悅者又未嘗

不相惡竟无常也莫宜於貞貞難悅也悅之者不來不貞易悅也悅之者無不來忌之招也怨之府也既來之不復能絕之也然則以其身來天下之說而不知止者殆以其身犯天下之難而不知止者乎悔身何及矣

和之在初兌之貞也內也商之在四兌之悔也外也不和靡所商既孚則奚俟商內爲主人外爲賓客相與以爲說必有人焉商之所謂研諸侯之慮也自古行人之官爲上相上將之次秋官也執矩而司秋度外內之情合好掩惡周知四方之故可爲動者爲之

動可爲謀者爲之謀不勤遠略動必以時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未寧也求厥寧夫天下有變身之疾也必先知之養之介苗秕之介粟耨而治之以安善族詩曰四方來賀由此道也

四爲商也商不若和五爲孚也孚于剝何以易夫孚兌者孚兌春也孚于剝正秋也天之揫斂摧落萬物陰用事乃必兼陽德彼介疾者不至于五不名曰剝位正當而後剝必徹諸孚且必有厲物就死而徂落于外由生氣之權輿于內也膚有創不完于內不脫于外嗜欲創人心理義不足以悅心而禁耳目之好

未有能終日者也雖外之附者終亦必決五之德不孚則疵瑕不可得而剝矣夫秋之爲氣必有嚴肅之容焉必有憯悽之狀焉厲也未嘗安之若無事此文王之敬忌嘗以爲說乎哉

來兌曰凶引兌不曰凶何也外附者決矣孰能決之五之孚決之也決之則絕不絕而引焉則兌之爲也自古小人曷嘗不身敗名裂以去卽不然能卒不死乎雖君子決使去亦何異其人之自去其遂以爲道之光乎何戔戔也且其用心不遠矣聖人研天下之幾固蚤見之小人亦自知身之不能以久而務置其

根荄由蘗為接絕反生之計一或不察則日引而月長矣可五之德未光也上實減五之光三不貶二之信何也二臣位也不能使來兌者不凶已有悔焉而可以也五在君位務光其德則引之者不憂其不絕引兌不言凶凶故不成也微乎微乎引之示戒飲食也宮室也聲色也田獵也凡所以娛心意悅耳目者亦不必苦禁之吾知其不能以終不厭厭者一而不厭者又有其一焉其端無窮不可得而絕也其務修德哉詩曰職況斯引此之謂也

言君子則不言其象言潛言躍言亢則不言其人既

曰見龍在田又曰利見大人言之重也辭之復也二之所謂大人乃五也不見則德施何以普五之所謂大人乃二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二五之謂也詩曰鳳皇于飛翽翽其羽鳳之言朋從之者多矣藹藹王多吉士惟王也故多吉士羣龍之見由相見也

仇莫甚於寇戚莫厚於婚媾匪寇何遽婚媾婚媾何至疑於寇匪寇婚媾何是非之辨若是乎其難之也聖人爲有國有家者慮之慮國家者必慮寇安危之路也必慮婚媾禍福之階也敵國外忠可以圖存遺姓離親可以覆族婚媾不可恃寇亦不可畏弱或合

好於寇讎詐乃戕虐其婚媾反覆不常親讎互易其故多矣易之所明惟是爲兢兢焉苟非聖人孰能斷之曰是匪寇也且婚媾也原始要終必無交互而反覆也疑之不可斬之不可涘信而樂與之乎賁之四曰終无尤也尤不終无則不斷之曰匪寇婚媾以誤天下國家矣

赤子匍匐將入井幸上之人敎告之不虞其斷棄之也發蒙云爾曾用刑人而宜之乎先王德敎之官重矣司徒帥其屬掌邦敎鄉老鄉大夫羣吏受法焉一鄉則爲下士二千五百人中士五百人上士百二十

五人下大夫二十五人中大夫五人卿一人官之盛如此以三千一百六十有五人教萬二千五百家之衆寡其不服教而有獄訟者司徒聽而斷之大刑毋過朴罰以正教法而已矣民莫不說焉故用之宜也其附于刑者歸于士則桎梏以往焉爲之長吏獨不慚于其民乎司徒如契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矣發蒙之道其在斯乎董生曰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謂之虐也

不利爲寇然則爲寇有時利乎寇之爲言古人所謂盜兵也無時焉可以爲利不利爲寇聖人之戒固若

此乎曰揖讓善事也擊凶事也自外來者誠不得不告之自我出者必將止之不勸也繫蒙之辭而至於擊凡民以爲何至於是遠慮者知其必至於是惟聖人則不令其至於是也善師不陳陳亦焉用戰然而必哀其或至於用是也兵交使在其間解鬬之道也一不可用而至用擊寇實滋矣是用指其所之而命之辭曰擊蒙萬一有可解之道不能用而用擊輕用民死寇固爲寇我亦爲寇非禦寇也春秋以主人爲主乎是戰罪其不教民而用之易戒之曰不利爲寇利禦寇言不貴勝而貴義也

六十四卦專以名予爻惟訟與无妄九五之占曰元吉訟與益也訟不加一辭而斷之訟天法也於文公言也爲天下君奉天之法必受天下之公言而爲之主惟恐人不言其過使公卿以至於列士庶人咸得進而公言之能內自訟者匹夫也使天下訟其過者天子也進言者無所忌諱面折廷辨若訟然而莫之憚則天下之情不達四聰者鮮矣訟元吉乎聽訟元吉抑无訟元吉乎聚天下之公言責天法於天之子而天子者公言之主也則必曰訟元吉矣不加一辭矣

夬履貞厲曷不若訟元吉乎履禮也夬禮之決也一王之制及視履之旋而後元吉也九五元吉於訟速於履緩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九五之光明若此聖人在天子之位也議禮制度考文可謂正矣然而必曰厲應說之危甚於乘險獨斷之善不如公言夫在天位者不患其下違之患其下莫之違也天與水違行則下無面諍之人上天下澤則上有私恩之蔽決之於天且咈於常情驚於愚俗苟非視而行之考其福祥周還無缺雖聖人不謂所制之禮遂爲大善之吉也寧待過制然後危之乎說在妾母之不稱夫人

也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也父在爲母齊衰期也祀帝於郊祭社於國也稱天以誄之孝子慈孫不能改也不得其職不得其言則去也知孔子者以春秋罪孔子者亦以春秋也凡若此者非夬履之光明乎彼能覩而不足以有明者孰不疑而議之矣危乎否乎夫非夬履之光明乎乾父兌妾說而應也內官之命賢不進等也貞履悔睽後厥宗也疏其所親睽而合也天無二日家無二尊也子之戴父天與日也家窮有喪畢祥禫也三年後取繼如母也元妃乃配不並位也乾兆在郊內澤社也尊天親地辨上下也澤爲

至卑以位地也成言乎艮道不變也履之爲卦艮五世也乾曰南郊艮成言也謚以成德卒事加之也兌爲口舌史讀誄也子又生子孫又生孫象五世也五世可變上不變也君實至明臣有故也君上臣下履不越也下不援上睽乃故也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也賜環則還玦則絕也以道去君同而異也天子之事爲後聖制也履易爲夬夬易爲履也結繩而治書契後也託史之文必在魯也天道決之人不能贊也辭有罪焉危乃光也至矣盡矣九五至尊也公言達諸一人而受之大善矣無所待也一人制禮而行之必

天下之心說天下之事成還告一人而後元吉也不能無待也

天與火同何主乎人而曰同人乎同人之象天位乎上南正也火位乎下北正也北正火正也南正司天以屬神北正司地以屬民天之神在日民之用在火則必無有不同者矣人者天之心也民者神之主也是以名之曰同人也天之生民也使之一本同人親也親親以相及達之天下矣類善也族以類則善辨治也物以辨則治不善之類非族也不治之辨不物也同人于野必察夫伏戎于莽俾不興斯已焉

隨及三四乃言隨亦惟三四言隨震兌際也三猶曰係然後言隨先曰失後曰有求而得告之以居貞則宜戒動也四則不係而隨不求而獲矣無所失矣動故失說故不失動而失動而得義故不凶說而獲焉其義凶也說以貞矣於義何凶以隨獲者以說獲也獲豈不正正乎獲者正乎凶也蓋死生以之不反顧矣說乎義而已矣有孚也東西相從而不已交而不相掩在道也已成而明終不闇也臣隨君也婦隨夫也月隨日也受其明以代明其信則月之盈闕以三五也其道則月之出入依光道也光輝潔白月之明

也雖曰照夜宜受其不祥何咎之有爲尊者受不祥而不能爲尊者致功焉義安在矣明作者震明功者兌也

人之相與孰爲嘉乎莫嘉於夫婦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文王之孚也莫嘉於君臣賓主天保以上治內文王之孚也樂只君子福履綏之罄無不宜受天百祿文王之吉也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隨之位夫婦之位君臣賓主之位也文王在君位萬邦作孚矣拘係之卒商之畔國也乃從維之守衛中國服事天子也願天下之民世世爲商之民悼痛而欲安之以身

維之而已焉乃眷西顧此維予宅以文王之都爲居者上帝也維東土之心不可易享西山之報不可辭故曰王也不然不純而雜焉則何謂王矣文王欲通殷之窮而無若上之自窮窮於志之滿而樂之極也

日之光明五色備具燭燿无主有主則爲異應行而變黃離之辭何以繫哉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元英四時之季兼生長收藏而成化主乎黃以言離則五色具矣黃之言光也得中道也日之麗天無息不中人麗乎土以離爲其中日無昃人眠日則有昃是故聖人正南面而立以當日之中而黃離

之象瞻矣歲實常贏也蓂莢易蒔也鳳鳥可降也黃中至信以此發志以此修禮達義爲順之實焉非聖人不能見黃離由允執厥中之君著黃離元吉之象焉

鼫鼠有五技無一能大明出矣小蟲乃見象乎猶未離乎闇也殆將伏矣而晉未止故曰晉如勢亦何所至技亦安能以自替嗚呼不在孔子六藝之科皆鼫鼠之技也夫執技事上下也况在鼫鼠則何可貞乎禁其淫怠與其奇衺不可易而忽也蓋已危矣晝日三接彼鼫鼠何物而晉晉然乎不將爲社鼠乎侯必

立社社固有鼠象曰康侯而象示之鼫鼠言諸侯旁从信有是物焉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曬而近之則惡言之不正也言之不戒曰是何能爲不厲也言曰彼晉如者何乎鼫鼠也聖人名之當名也不可不正不可不危近君之位不當乃如此乎

人肖天地之皃額尊於目上曰角上之髮際焉其柔者也總之曰角加以冕弁成童以至成人晉不窮也詩曰麟之定振振公姓夫非晉晉然受福之康侯不爲喬而爲杍乎角觸也稽首服之至也以晉言角不言觸言服也然則邑又何伐又何用伐在上怂降則

近者携貳矣祿木務高畏下滋甚不修文德乃用武事其不厲矣乎輔柔中之君有靖民之心殆亦服聽矣乎故曰吉无咎省身而補過可矣儻以是爲安定國家之正德教其日替矣一國之所綦謂何而爲是咨也

六五易貞在位也在位不可豫不豫則不生疾貞則宜无疾矣以位爲疾者也夫有位亦何至於疾臣能得君君不能爲則而在所則之位焉有不疾者乎疾故不豫不豫故不死常不豫故常不死夫以位爲疾非其死疾也人亦孰不以疾死亦孰能不有疾孰不

畏疾豫亦孰勝於无疾惟復乃斷而許之豫之五則常常有之而許以不死震生氣也震於內曰无疾震於外曰不死夫不死豈不以震乎必曰中未亾者在內者貴初在外者貴中柔固不爲則中固爲則四不則五何以大有得乎臣實則君而君不能貞疾也貞疾者不諱疾告之過則喜故曰中未亾也五之貞疾生氣爲良醫愼勿忌也

冥於時爲夜於年爲幼以言乎闇昧也人莫怠於夜逸豫也亦莫警於夜備豫也何不可長乎夜之既艾則旦矣怠者渝而勤警者渝而息長以怠則失其所

以生長以警則民不樂生皆所不可也幼之豫天性也早諭教人事也宜若可長者焉吁嗟乎此人之所以不成也古之人必詔之曰棄爾幼志順爾成德有渝也年既成而不渝其幼志則敗之道也詩所以刺忽而哀晉昭公之替也夫以冥冥之年雖曰諭教其與幾何小節云爾小義云爾未知臧否而惟以先入之語爲主不識凡民去聖人如天淵不相儗然渝小子隨成人猶之不可幾也乃躐等妄意自以爲天下之至高信而不敢渝其所成夫子哀之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其豫不立與不豫同廢冥也非長也非長

恆何以難貞乎天恆易也地恆簡也聖人恆如之矣人何如乎人亦有恆恆過也日在過中未嘗一日無之人之恆也過矣焉可貞貞則凶貞則吝否亦婦人吉夫子凶焉可貞乎貞之則不可悔之則可始求浚者亾乎昧乎无所容者喪矣失矣久非其位好行所悔不能制義終身不悔大无功矣悔不可追矣今曰悔亾教之悔也何以教之二獨能悔也何以能悔剛中也常以為悔其悔乃留悔可留乎動輒言悔其悔乃數悔可數乎悔不能亾悔何益乎教之曰悔亾能亾之也何以亾之能改之也能悔能改故曰悔亾中

而久者惟二爲剛故曰能也恒過者其果此能乎

九二貞吉大壯之純臣乎貞之外無一事也同心以事大君大壯之貞也一心以奉一人九二之貞也危身事上君子貞也小人用壯其君且危不用罔何以止之角之羸藩之力也不能無事也帥諸侯衛天子

九四之貞不能无悔悔能亡之夫吉且悔以位近而震主故也壯成於是亦止於是爲大者長帥人以止貞不虧焉悔是以亡藩則決矣大輿無恙四爲之輹也天下由此多事矣二則純臣乎以中帥人以中事君外內皆未有事彼壯于趾者不能爲不貞二之臣

節貞而已矣無他事矣不言貞者初不言壯者二三純臣也
初六幹父之蠱何謂也蠱者事也父所有事父所命事謂之父之事子有受命無專命身之事則父之事焉爾矣始立之終成之是之謂幹巽柔下柔而立者也成之者艮也巽未見其成而先名之剛上父之位也下順事之上無不成焉子者孳也考者成也子孳而能任故曰有子考底法而有其成告之以无咎父子之間相與補過而不責善其義成而常若擀之恩勝也古者謂之曰養順事非從令也孰諫非責善也

厲必終吉成終者也柔順乎剛蠱之善物也初曰意
至於五曰德皆命之曰幹父之蠱言事父孝也九二
則命曰幹母之蠱言事母孝也婦人無外事惟晉曰
王母惟蠱曰母爲人子孫可不念哉貧於事父以事
母而愛同有克家之子黨無不善三族輔之則能安
母之事矣以母之心爲已之心喜樂遂之悲憂解之
劬勞則慰安之和於妻子宜於兄弟恵於甥舅所愛
必愛之所敬必敬之親者無失其爲親也故者無失
其爲故也然而曰不可貞者何也人之生何貴何賤
皆其母之子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其位而分願

殊焉天子有后公侯有夫人等而下之其母有貴賤不可踰也卿大夫士有再娶繼母如母聖人定之矣雖在庶人皆有妻之子妾之子之辨子之事母其愛一也所爲母者不同也則承母之事必不可同矣必以父命正之父必以禮命之不可多也不可少也得中道也恩之可推情文並盡恩所必至終身不衰事母若此可謂孝矣先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孟子之言性知天知地以知人而振民育德也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又曰體有貴賤有小大

曰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曰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由是觀之幹父母之事者必以養志為事奉父母之遺體必以立其大者為事至於髮膚兼所愛然而不以小害大必從其大體為正此之謂事地察而事天明也聲色臭味天為則焉喜怒哀樂天為中焉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實其受父母之中以生也九二子之中也六五母之中也一體呼吸親之至也正位居體日以嚴也家無二尊正於父也地之事皆天之命母之事皆父之命於蠱之二必命之曰幹母之蠱二

於五至親也五有常尊上爲至尊縣象著明矣三以剛巽不若柔立四以柔正不若柔中柔卑而立終始皆得柔正而近往乃未得告之裕意深哉夫裕者事之善志也可以垂後不可以纘前父之事固一家之事云爾也必爲父後者實承之支子不敢干焉裕者善也往者客也往則見客不往則何客矣告四則異之告二則同之三賤五貴不疑也疑必異之配適者亂故異之也不疑必同之成之者父故同之也雖小有悔父之事也憂其不終終无咎也周公曰无大咎詔之任也東西南北惟父所命此之謂任孔子曰終

无咎詔之讓也善則稱親過則稱己此之謂讓子不任父何賴焉何以无大咎子不讓父必憂之何以終无咎剛能任剛巽能讓也均之爲子幹父之蠱同也在初爲厲在三爲悔莫敢用譽初承其意繼服其事不敢曰有德德孝德也至於五而孝成矣孝成而德成德成而譽成非一日而顯也必自爲士始矣天子之元子猶士也當入學而太子齒古之制也幹父之文何以省之何在五而省之也幹父之爲言言一體也五正體於上適以其母長以其天與父爲體五當之矣文武作述爲一王世世子孫謂之繼體繼世以

立諸侯謂之冢賢尊者尊統上事太祖如事父以省文見之則皆見矣聖人之文天文也豈非然哉

厚乎陰德之庇民而上載於天也室有幼賤慈或不畜況於朝乎朝有失職政或不均況於國乎國有填寡惠或不徧況於野乎吾國有瘁眥之民仁或不豐況天下乎民乎民民之佚也湀於九地矣孰是其升之時乎雖日播告之修而庶民勿信上无慈母斯赤子不允也聖人在位凡遠近惸獨老幼以情來告於上而上合志焉於是乎主德乃降斯其種德誠至彼至陰之原也夫寒氣方盛而有木在中地實重累而

覆之故其根不敝傷而華英得其節以秀孚焉慈母
腹子默乎不言人莫之知而呼吸無一息之間聖人
之於民猶是也君實瘠矣而民則肥俾其民上承天
之施恭以思順儉以思永故能歆於上帝而祿及其
子孫也易富也仁也非以四海為富而求其福也以
聽天命故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虞者度也內度之已外度之人高舉不過天深慮不
過地是故君子處則得其志行則善其世盡知忠信
之備而天下莫能患之夫虞不攖情而非以為偽孚
於性者也以性相示則虞其始故曰志未變也情感

於物從而信之信生疑疑生僞若風之搖搖上下四方而不克自主焉夫且爲大波夫且爲狂瀾夫且爲流從夫且爲顛溺其能燕乎

月受寵於日臣受寵於君女受寵於男四夷受寵於中國闕以爲常而盈則疑者已氣必有屆數必有極理必有然至而不知莫能禦也是故惟月得天盈於望而魄生焉因復反於闕彼人也彼人也爲其幾望不能爲其望後之復也於是有悖理之端有過數之制有逆氣之應非以附之者彊而偶之者壯乎妃后大臣之家無不利大焉噫嘻是馬也追禍之馬也盍

亦不相存錄而聽其所之乎此忠臣所以不居成功而哲后用之以安上而全下也易曰月幾望馬匹亾无咎

聖人御天下兆庶咸得見其心若天與日然然而所居之位主位也主不使臣擬議其意使臣各爲主擬議合諸天道揆以王者之法順人情焉而已矣莫敢竊主意以擬議者擬議出于臣名言出于主主定名而名自正也主出言而言自順也不以假人或一假之而變動天地此其危者易曰鳴鶴在陰言君之不可以見情於其臣也雖以舜之爲堯臣豈曰堯聖若

是吾爲聖亦因若是而後合哉象恭之儔狂莫大焉堯如庸之闇莫甚焉堯日行其道舜日致其孝湯居于亳伊尹耕于莘高宗在位而默說築傅巖而息所以和其君者動于中心之誠然舜之聖不以堯尹之樂不以湯說之良非以高宗也斯其君臣則誠父子也夫是之謂天合然後可以共乘天之大權而主術不孤立於上羣臣不比黨於下夫爵人於朝策人於廟上所獨擅以奉天祖也苟非其人而與爾靡之乎哉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聖主在上安得咸有一德終身奉公之臣而與官天下之民能乎

遯曰天時退而行之難進者貴好進者賤論以定之豈曰沮善開塞不愼涇渭乃幷搜巖剔穴戒在捷徑有隕自天遘五中正賁然來思嘉遯何遯左周右名且無久居親則叔父亦念縣車明我俊民讓于丕時君奭作誥卷阿矢詩聖不世出常人則多跅弛覂駕御者若何憸人圖身謹女闢鑰一朝說焉疾不可藥震作兌成穫終於耕俶耕不承稼爲反生不耕而穫如父之志舊嗣興來畬續於菑父之所養其子成之子以菑造勿若厥考穫之穫之爰主匕鬯如何勿畬天工其曠創之則難守之若易不易惟難往期於富

中心闕然禎既如未
皇皇明堂峩峩天市利藎心生重門以止市以貝成
關禦暴客鍵閉不戒爰喪厥億震啟兌閉震動民止
制國如家喪則得已安而勿逐信七日期自寅及申
五實還之
解之貞坎也其悔震也是謂震涉坎動以濟險其大
臣與夫君實有位動則親賢使能不降階席濟天下
矣臣則不能心專之聲播之躬儆之民絓於險濡足
從之易曰解而拇以濟也朋至斯孚以助也禹久勞
於外過家門不入曁益曁稷謨於皐陶萬邦黎獻敷

同以奏功當斯之時禹作司空而舜爲天子元首明於上股肱勞於下故曰未當位也

聖王計安天下必有所自親之臣出入臥內斷制腹心蓋非大人弗與焉故能爲萬世子孫慮易曰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牀下近而親矣以剛中巽而在茲焉居臣子之節受寄託之重當割斷之事有安有危有險有夷忠至用孚誠至用格郊社宗廟先史巫而自靖矣用之紛若則陋民胥悟故无咎夫盛世不能無陋民若其不悟或造兵刑神非潔弗享民非天弗齊大人終不自謂忠聖而不明鬼神以爲民

咎也始乎陰卒乎陽始乎柔卒乎剛始乎佞卒乎僭始可制也卒不可制也人主知遠其所憎而莫能備其所愛上九曰巽在牀下此言貴臣之近主也日引月長曾無先覺威柄移矣誰與爲謀喪其齊斧以爲至戒

古之人屢設約以爲行戒識福禍之幾焉是不可追或没其身已君子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進寸而退尺蓋安常處下戒愼猶尙如是矧彼陟天衢登帝閎實有繫援者乎屏跡以居納履而去恐景響之逮及也夫何敢以壯征必其孚實使之嗟哉乎壯我聞

雷之在天上其埶誠激其應誠遠而不悟其所以窮

也

貴賤有常乎寵祿之後替爲隸圉柄政在堂厮役在旁然則無常乎保性養壽易若反手驕盈無厭難於上天履之易爲夬至賤妨乎貴至卑加乎尊一小人陵衆正弱女子擅君父四與上連體上承四之祿四蒙上之辱其繇曰臀无膚其行次且斯人寧足齒錄乎哀哉功德不在人恩澤溢於世無及此得乎僕緣於左右招權於門屏則在位者過也傳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隸圉之才以守金玉厮役之量而主戎兵

其亾其叛莫可知已羣羊悔亾欲其降心以從也君子不誅服小人不懷德故曰聞言不信聽不明也

心逸口從饕食山空舐舌蠹腹魚爛亾國民息守默震車易逝關機誰可決躁誰制息實以生拂爲反生吏貪造刑君貪造兵陰慝並作民流歲惡害氣所究十年不復

至私無親一體所分比于途人至公無他天下熙熙以爲一家行人不居邑人不遷以靜撿動邑人之權王政有禁毋怠賓旅安行萬里若在鄉土無與吾事莫知其往還而詰焉災不爲妄牛繫弗視薄心見端

龍鬬弗覿思不存乎省愆天行有災聖人其咨引咎責躬以樂受之誠通于思務成于幾禍福有故唯至誠知之

禹湯之德未孫弗率有孚且常不終況于詐力者乎夫長衆畜民孚以安之其民危易與爲非小則瓦解大則幅裂斯謂亂矣聖王不作力正者各私其有而臣畜之得無萃乎若號匪孚異于中直者也功未艮成志已滿矣或乃志在財幣朝夕自快而已故曰一握爲笑斯其所持操可出而示諸人乎夫以亂得聚者未嘗終年而盡齒也爲所註誤事不得止暱其私

惠不歸于德迷欲自晋戒之以勿恤安其既來與之
更始故曰往无咎所以撥亂而反之正也

彖象論終

彖象傳　莊氏學　味經齋遺書一

賜進士及第授光祿大夫禮部左侍郎加一級樂部大臣南書房上書房行走莊存與譔

乾

初九潛龍勿用　需于郊利用恆无咎　有厲利巳

壯于趾征凶有孚　復自道何其咎吉　无交害

匪咎艱則无咎　拔茅茹以其彚征吉　壯于前趾

往不勝為咎

乾之義聖言盡矣其健也不待究也初健矣九究

矣不可得而屈也不可得而制也能自屈也能自

制也需能恆畜能巳巳之為言也不仕也不食也

不夫也大畜不犯災可以止則止小畜何其咎行有不得反求諸已負罪引慝受國之不祥所謂何也何在上其道行何在下其道復惟天下之至健能自屈而已矣不汲汲於應而四應之泰雖志在外亦樂其道而忘人之勢焉旅王若公莫不好善而忘勢不以天下國家爲富而自得也夫上下皆健且猶因憂則違之內健外順則曰征而吉焉泰之爲通不事畜矣順也非止也且非動也大壯動于外矣征不可得吉而得凶焉以同爲孚吁剛有餘以健則不其孚窮是以征則凶於乎大壯之初

未嘗不有其孚而不能通其窮則五不當也五何以憂其不當以上之无賢人也以爲賢則尙之苟非其人藩之而已尙賢者其大有乎柔得尊位矣又何不當之有以柔居五上不可以無賢人也固若此乎上下應初不應乎應也應乎尊也有至尊者不貳之无交也非若大壯之有孚也則何害之有將有於人乎亦將有人乎將有於五无交焉无害將自有其有无交焉烏得无害噫有其有者幾有其害者乎言匪咎也艱哉艱哉不可以易哉不自恃其有則无咎矣壯何以有孚陽壯五不能主

四止而初往有何以无交五爲陽之主則四不下不自交於四不遽自交於五初所獨也大有衆初則獨故害健以知險故艱艱亦何莫非易需之利用恆也亦恆易云爾剛以動大壯也不言健健而說者夬也有其健矣而初猶壯也非健也健故已壯故往大壯曰趾人也夬曰前趾獸之趾也彼且爲封豕非羸豕而後將爲之臀言前則賤其爲後不許其爲上也聖人之謹於辭也彼以獸心而奮其趾人往卽之不勝也不勝何必非天之所爲不勝而往其咎也則人自爲之也非健也壯也相彼

羝羊壯在角矣白虎之決決在趾矣角可羸也羸
且決藩焉趾不可即也趾壯臂乃无膚制國若體
性然剛其爪距不顧其後以彼攫者之為吾前之
威也而爾後不能以自居體有所傾則何異割膚
以厭口哉叨饕日欲劓割夏邑湯武所必往也而
初則非其人羝羊僅亦觸藩牧羊者反力能決之
四之壯以力假仁者也初之往以力勝殘者也非
能取其殘者也凶乎咎乎壯固不可以為道乎有
孚乃以為窮壯也夬誠有孚則悔亾者也無如其
不信何四尚不信又何昧昧於初之不勝苟其來

也荒忽无常百羣皆奔吾无悔焉如惡之熟不能以自斃覓陸之不卒死然未可忽而置也必凶其終乃可以祟天道鄉使親委重罪羣羊以逆王師待以不死丹青之信也如彼不信何必无復有號之者矣已乎已乎需固有難而畜亦有災况在夬乎能不犯也不能不往不能不犯也豈非大過乎不慎莫大焉吾又安知決之不為顛也

兌

初九和兌吉　素履往无咎　不出戶庭无咎　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虞吉有他不燕　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咸臨貞吉

陰卦多陽巽也離也兌也其象二君而一民巽之柔在下二實專其民三不能令而頻之曰頻巽其不爲物情之所厭乎兌之柔在外二爻而說之以爲已之澤而不厭於初者初啟其心說之本也三歸其澤澤之藏也於人爲始化二體也初魄也於

事爲形見二行也初度也度之耳何以見其形成
於心矣講之畫之經之營之命既定而未告必本
於人情夫乾以易知知之上也兌之知學而後知
之究萬物之理如萬物之情習萬物之故而初乃
其知之新也莫說於知之新莫說於相知之新不
鑿其故不離其故不襲其故夫是之謂至和和之
爲言也合於易者也人情焉已矣物理焉已矣足
乎和之義初之善也不足乎和之義而不傷其和
善之次也何不足於和疑也兌何疑一民二君烏
得不疑巽三則煩兌初則疑然而未疑何也未交

乎事之迹而不受其成形䰟也妙乎體者也度也制乎行者也志不遽信行實未疑和也斷兌之初曰和盡之矣

莫尊乎乾莫卑乎兌初則彌卑莫强乎乾莫弱乎兌初則彌弱人爲已卑人爲已弱天下之所同說也爲人之卑爲人之弱天下之所同不願也卑以爲願獨行焉而尊弱以爲願獨行焉而强其惟素履乎自槩括也自曲直也端心平慮赴天則也夫居天下之上則人有以素之莫非瑕間而已不能有所素意之云爾或偭規矩而自謂合也能素履

乎而剛强者不能下人者也察言不能觀色不能
能素履乎能爲人下矣將母以口柔乎而初不失
言以面柔乎而初不失色以體柔乎而初不失足
浮躁淺露其何以素識之在默不言之說六通四
闢藏於至密終身履焉于素不慾往无咎矣君子
之往豈必無失哉素天之行而知其節素地之列
而知其方素人之位履之爲三綱五常三朝五門
素以治也三雍五學素以教也三門五將素以戒
也素之素之乾始兌終著以七紀卦以八成一動
一静一吉一凶一順一逆一死一生素之則先知

不素之履焉而不知夫履之而後知不足語於素也是故軍必有導行必有候禮有擯相樂有詔步不介不相見不先不傳贄蘊之藉之惟其素之旹之量之然後赴之猶豫狐疑見義不爲滿腹塞胸其素乃空揣之控之發必中之倍理失檢以素爲險其惟素履乎君子所素往往失之失之於俗得之於天其失彌顯其得彌全衆莫往也君子行之行吾願也其惟素履乎

兌口也三寶宣之初實慮之古之君子不與不肖論賢不與賤人圖柄臣不與羈遠議骨肉至於戶

內必親賢而貴者也同心之言斯人和之三者一不備則不可入君子之室矣大廈之庭羣僕待御之臣雖皆正人乎而不與慮其必不與聞也內不說則不能慮外慮以知天下之險險乃先在慮天下之地耳屬于垣不出其難哉主有大節庶克慎之治有常節則克密之何謂大節考慎其相是已何謂常節朝夕納誨是已見數刻輒罷俄坐語移日焉雖曰不出有揣而中之者矣節以朝夕爲常其跡不可得而從也是謂藏形於無形從容言天下事甚衆庭中皆不聞則天下所以存亾之慮其

必不可得聞決矣事成而後傳之以爲法說之故傳之信乎其說之故審之不說而疑必漏之矣說而又疑之必諱之矣大甲之書太宗思庸伊尹而作之若昔朕其逝成王不諱昔日之不知周公也以聖人爲腹心之臣而處天下之險不節之口何自生哉忠言逆耳言可苦也王言唯作命不可苦也不推心以爲天下悅徒任法以爲天下節春雨甘也秋雨則苦百蟲飲之而蟄草木遇之而解節知通知塞得時之極知塞知通道則不窮苦曷可通咎由不中中以自塞不正則失安節何亨惟道

之承嗟又何咎職度乃口口何起哉龍閉不見門
牡自飛弗慮弗謀胡以知時
兌之初事之始也始事不可已業在手則投之食
在口則吐之有父命焉臣有君命在官不俟屨在
外不俟車往不遫則不敬何事不可已乎古者民
之事上若親父子之間上作之下應之猶影響之
應形聲也此之謂能用其民措之天下無一廢事
王德所以顯越百姓里居助之矣夫百姓事君以
自顯也上固益矣下亦何損雖然四牡之詩曰王
事靡盬我心傷悲杕杜之詩曰王事靡盬憂我父

毋斂下之情閼下之勢上以爲實有損於下也酌其緩急酌其少多酌其遠近酌其受謝酌其施舍豈特不禁下之有其私憂下之不有其私而造天下之至險也稱名曰損則說矣況其酌之乎然則何往往又何事王事也何謂王事天下之公也天以付之王者天下事必自王者出而諸侯大夫士庶人皆承命而往焉故曰王事寧以一人之私動萬姓哉又安有出自諸侯出自大夫之事而士庶人不敢不往者哉均之庶人財相什伯相千萬則僕役以事之往亦且不敢不速於是崇其宮室羞

其食飲麗都其衣服恣所美好視古侯伯有土之君或過之則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先王之制遠矣爲上者不深察十等之末而酌政令之宜稱究所損者歸下貧矣常所益者盡巨室矣澤有偏壅則山有弛崩巨室厭其慾下貧積其忿矣酌損之酌損之上有鳲鳩之均下遺寡婦之利庶幾可以懲失職之忿而窒踰制之慾乎

兌六子之終也歸妹兌之終也上六歸妹之終也其辭曰无攸利受敝者在此初歸妹之始也終敝始何必不吉不當位莫危於三乘剛莫近於五五

辭曰吉三辭不曰凶五位若不敝然非不敝知敝故不凶且或吉焉古者歸妹則曷爲必以娣姪欲其同心也兌以同心爲說睽不同行歸妹同行兄長之也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以兄弟爲外家五之歸也女君也二其娣也初其姪也三爲須跛也眇也須之惡者雖惡可使無歸乎言娣不言姪親親也言跛言眇而後言須承于下爲恆常繫於上爲未當須雖美乎或左右之上僭之端見矣妹之不明不左右厥娣左右其須或賤人之爲已弱而畏其偪己者親以寵偪主則害之賤以諂附主

則愛之所歸者溺焉妾可主也主可廢也女德無
極淫破義也歸妹以娣所謂恆也奚俟反歸妹以
其娣娣以其姪姪承其娣敘其須使相承不幸跛
或眇不棄焉逮下之道盡矣兄主歸妹歸之吉也
幽人者宮中之人也幽人以說爲正柔外也必以
正爲說剛中也艮其袂耳不踰其君則貴賤之常
何變哉貴陽而賤陰物之常五君則二妾位之常
不以物易位未變常也內宮之命始歸定矣雖賢
不進等况以寵踰乎谷風之詩曰采葑采菲無以
下體是故天下無全人天下實無棄人詩亦有之

凡百君子莫不代匱知𢿱故知備也跛人何心言欲上天儻傅之翼則淩以僭相陵也而不相承也何昧昧乎須可以乎娣如之何君又如之何陵上者人也卑則彌甚卑也俄而以爲尊則孰不陵矣唯不同等民以知極唯不進等妾以知命是以古者聘人爲士不聘人爲妾也以焉則恆己矣士未仕處子也爲王妃也爲公侯匹也不傳贄爲臣不見也諸侯之士不貢不聘不仕於天子也天子之大夫可以去不可以仕于諸侯諸侯之大夫士可以去可以仕於諸侯不可以仕於天子天子聘而

臣之則可諸侯之大夫接見於天子則爲服否則無服諸侯之世子不敢爲天子服天子之上大夫雖於諸侯親不得通天子取於諸侯於大夫士庶人則出封矣猶之諸侯也下漁色則非也諸侯不內取大夫不外取姪娣缺不復補士之擇婦猶有五不取焉庶人則聽之豈徒聽之司而會之奔者不禁不聘之謂也判妻入子可也是以禮服有繼父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不正位者歸妹正位者家人言有物其有終也行有恆其无敝也不學于易則不知禮之通且懿矣

中孚以至信先天下初曷有虞乎古者以肺石達窮民守以路鼓大僕職之自外朝至於寢門無或敢格閽之者小人嘒於赤子天付之王者有所繫無所分也天不可信終之在人詩曰亶昭義問有虞殷自天虞則敬勝怠矣義勝欲矣是以吉也象物天地儀之民度之羣生眂萬物之息耗如毛脈膚爪九竅九藏自爲灌輸也治節出於是矣不以物至之知二其信若氣口之診在平旦故未變也夫兌巽相反初四相引風澤相紾非有他乎隆者應在下則吝矣虞者應在上將何以燕乎民人疾

痛或得而喚咻之不虞之大者非所以治政安君也家道窮而有睽睽之初剛不窮謂之元夫鼎耳之革于時以自塞遠實有各好實且有怨剛柔當位不如相須之適也震免乎險高乃不危兌麗乎明不傒以卑睽之悔孤睽之貞不孤剛當位而有同心焉其悔亾矣天駟在震天苑在兌馬大繁息不繫故脫逐則亂羣守則來括馬自復乎入以復乎勿追往也勿拒來也賓而見之惡不惡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內不言告外不諱告淺計者㗊俾納余侮善戒者勿授人以口嗟茲旅人喪牛而共笑之間

睽以兌通馬復而人亦從善意必報謝絕則非禮
有世見不聞處至以云辟爾曷嘗招之也
堯之建德也契以陽德命曰子稷以陰德命曰姬
臨蓋陰德乎少女從母絕無心於感爲是之謂咸
臨初以不行爲正二以進若爲吉志乎其所不行
故曰行正稽乎其有不若故曰未順命天之爲民
立君也以道文武之命定在帝乙之世脩和有夏
守臣節久焉以浸爲正未順命也而實周之命也
微乎微乎浸長之位權藉不在焉感天下之人之
心於至和而不見其聲與色陰德也彼不當者知

以人心自藉口惠說衆而求衆之順已陰德喪矣不克靈承于旅尚何利乎

離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同人于門无咎　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賁其趾舍車而徒　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閑有家悔亾　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鞏用黃牛之革

日之端履於南至人之履始於平旦離以兩麗履以一行下二代也不可岐也一東一西跬步以乖也艮之息由踵離之履由心明夫一焉不明不足以見咎不一不知咎之生於己彼錯然者人之相

與也非人誰與能咎我乎能爲我咎乎我盡可以辟之夫豈易哉敬之敬之敬以先時無適不敬從則不正敬用五事建者長世人之麗於地也天實建之親上而附下履至卑也敬者自卑而尊天明於天命依於地法卑其四體尊其五性已不生咎物亦莫之咎者敬之辟咎宜於和之獲吉焉比於剛莫若和閑於柔莫若敬陳善閑邪則初之剛也臣附君也明附暗也不有其吉无咎焉爾君得臣暗得明豈曰小者吉哉元善之吉麗於重明而初爲之本則知禮之始而聖人所先不可須臾離已

同人師之對也坎爲師之律離爲人之門門以南出爲正于門國門也古者卜征五年宜于社而後出詩曰左右趣之又曰六師及之文事也而有武備孰得而咎之是故同人之行非一夫之行也天下之賢人皆在吾國門之內矣豈其出門而後搜逑索偶哉君子通天下之志以門爲始事焉閉則暗也私則邪也無凶人焉又誰咎也

河不可憑漢不可泳方舟設泭濟乃大矣旣濟之亨其小者也輪轅可以通焉輪也曳也離伏坎也爲互爲應皆其物也苟身是濟徒涉焉可又奚事

車殆有遠行乎輪附而持曳引而制環運不窮其良者也任正不撓其信者也知其必濟豈憚濡之尾之爲言附之末也待以成體彼不可掉無若尾何車之有軫鳥之有翼軫爲鳥翼鳳飛龍躍雖濡何害濟言乎成亦又言止功固未成事且未止麗云求益唯義所在處不辟污官以治也出不辭難國以衛也匪曰濟身故无咎也

文貴不辱其敝則不惠柔者不知剛者知之趾之爲體勞且污已將有行則飾之屨也有等步也有節覩其趾則見其心是君子也賁以君子之容不

貢以君子之器辱在泥塗有車者不憖乎舍之以爲宜文剛者固如是乎則何以亨乎貞離也悔民也外内無剛中柔者亨也柔善自喜兄其文者乎豐爲日中賁爲日夕豐明而蔀賁文而褊修好賢之名違尊賢之實是以柔通而剛塞昧者以爲可乘明者毋寧弗乘可乘斯不憖不乘斯不辱以相麗爲離義也以相去爲離義也夫不貴道德而貴文藝不貴民與而貴吏事則鳳鳥增擊而去之矣雖然當塗多立節之士則國可以貞其基而永其世必舍車者實風厲之是以束帛之禮降而登車

之志烈也

豐之象爲家離在內也家立之主因主而爲之配故曰配主不敎之敵敎之附也遇爲不期配則焉可不期遇之爲言志相得也終身不爲久何十日之謂多情厚不自閒物必將忌而閒之所嘉誠美吾懼其甘且盡也甘則壞美盡則生疾旬以爲期形跡而志親主是配與配主者均无咎焉夫暱專而寵偪天下所以輕量其主而主亦因是不能尙天下之賢驕主而士賤驕士則主卑故欲率外以親內必先豫內以附外主明則佐主者往往得士

而主益尊主尙士也士以天下尙其主也不知往者何以有之哉

中爻當物文有三撰初得位家人也上得位蹇也初上不當漸也漸兼家國不若蹇蹇以正邦不勝家人剛以終之剛以始之家道之成以定天下初之有家卿大夫也服法服誦法言行德行宜之於禮用閑其家釆蘋能循法度以季女之敬知之勿謂繁而畧勿謂迂而徑勿謂固而通勿謂小而破聖人重冠昏以爲是閑之大者若夫降德之厚內則莫善焉君子能立是閑則可謂能有家矣家人

之辭不言告家人不可以相告也事有未當其敢无悔不知閑者不知悔是以有悔知悔者知閑則悔亾矣告汝有家勿憚閑之閑不爲厲人習於无節驟見閑之若創變色易容以爲人情所必不安而務決去之有家者不察謂其人必將踰必將出入雖有坊表因孰視而不定可厚而薄不愛孰甚焉

明在旦則何傷明夷于四時歲幾夕已聖人仲秋而餞日教送往之哀焉十日以剛柔更用事夜而復旦誰無廢興之感乎凡周之士以文王爲心不

願易姓而改命無有二焉明德也雖其丕顯懋蒙晦昔之黯黮不自以爲去晦而就明正明之爲傷篤小心之敬昭大明之德王當日中且謂之明夷臣則也𠛱其大夫乎位在陪臣右左吾君以承事天子庸吾君則順君以順天子義也其在詩曰自天子所謂我來矣難吾君則順天子以全君義也其在詩曰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君子之行不待文王命之而專之矣君父在難以喪禮處之奚暇思食三日以爲節閼夭散宜生才何所不可往然而有言彼主人譏人也固將因之縱其多口將使

反爲吾君用信無傷也主乎紂以繫之辭則不忍
以爲無傷矣
六位同以革爲時而初辭擬之曰用在上者革之
文也在下者革之本也用革以固爲本更不踰歲
而復復之新且未成故則已毀謂之以天下嘗試
不固莫大焉羣言固也令順民心及時而後憲之
不以文勝以質勝者也夫毛羽之附革柔附剛也
毛羽以時更革不更不更乃所以更且其更者必
如其故其更之不見其釁因乎時而成焉未有爲
之者也鳥獸盡然聖人象其物宜莫宜于黃牛牛

曰任載黃曰通理言民心之固若黃牛之革之鞏也夫乃可以用革俗不敝政不害雖可革不革也敝孰矣害滋矣不可不革矣宜若改過之勇且速焉而固而留之欲其重懼其釁也苟介然有釁僅如毛髮則反乎覆矣其何以用革雖其應乎民而天不可信盡心力爲之而忽其道之不固也大害除而復作小人去而復熾其可哉

震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无妄往吉　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屨校滅趾无咎　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主器者震也得天地之心以爲心初爲之主震起也艮止也觀艮之厚終知震之善始也始不遂不遂故不泥象其來而已爲天之生氣人之生理其心足以生天下而實所以自生也不自外至天實啟之其來也怵然惕然憤而滿滿而作作則爲天

下則矣然而加一辭焉曰後何謂後我生之來日
也我子若孫之嗣日也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
不必善終眂其後之能不能焉聖人斷之於初而
知其後後所致者必福也亦惟其以所自生者生
天下而已矣故曰震之初天地之盛德氣也
大明之詩陳文王之明德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
爲人子爲人臣凡民疇不曰小心周公之志則見
而知之以爲惟文王能之天下諸侯不與焉仁有
一息之違斯不爲純而爲妄也不得謂之小心天
之降命物與无妄周公繫初九之辭專之主乎內

也彖言乎象則曰不利有攸往爻言乎變而曰往吉以小心往也夫小心小心固人生之初念也艮首艮尾似之而非也轉輾既多二三孰甚焉書曰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克念者初也罔念者輾轉也實生不仁无妄之往得天之仁夫子曰得志也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文王之心固若此乎齊小大者存乎卦則震爲長也列貴賤者存乎位則五居尊也上有天子乃可以建侯不聞其自相建不聞大夫之可以專立君利建侯者天子也天子建德能爲天子得民者則建之而無不宜焉爵

及惡德皇天之大禁也必有禍而無福孰爲宜哉
高以下爲基大者在下則莫若磐桓矣乎雖然得
毋有不能動之嫌乎動而免乎險動乎外者也動
乎險中動乎內者也動乎外者胼胝手足解而拇
也動乎內者尊仁安義志行正而萬物待命焉樂
只君子邦家之基居天下之廣居而經綸天下者
也速於響之應聲而有本者貞之於不倦斯震之
所以爲長也足以長人者也
書曰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靈龜神物不能自
用用之者其人也其人知陰陽天地之情則擇之

建而立之古人以大卜爲天官可不謂重乎謂能
用神物以稽疑而神明其德也卜筮尙占易之所
有而聖人之道也嗟乎嗟乎聖人之道俄而爲流
俗之所輕寗一端已乎則以人之所不能無者在
口實也聖人以父母之心師保之訓亦旣詔之自
求矣則將如道何求食之於求道心不可以兩存
彼自謂由之莫知爲舍之也上之人不能尊賢不
能養賢必待其求者而後與之然且不得焉雖有
至道特謀食之善術爾其始則天下趨之其終也
則天下厭之迷天下之民畔聖人之道殆覯我朶

頤者爲之也父母之愛子憂其無以爲口實其子睨食者之旁而不去雖愚夫愚婦皆責而怒之必也動于下故也動于下止于上居師保之任爲人君所尊不能下士而使士求之俗流世敗誰之責哉

聖人無敢作而不爲大夫動大衆作大事未聞有无咎者也益之初九利用而爲之斯何事哉神農之事也震爲農祥於時爲春民心難靜也民力難復也民散難聚民聚又難散也導之以耕事則不患其人之多且聚者人之生道在穀穀之報人不

甚遲不甚速不大息不大耗不遲則民勸不速則
民愿不大息民不爭不大耗民不憂其任於地也
土尺而足無竄復之變故聖人利用而爲之大作
者東作也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可不謂大乎詩不
云乎亦服爾耕十千維耦萬人之聚而皆以謀利
爲心長民者雖愚暴亦知憂之而服爾耕則何慮
也善莫善於此矣震以長人元吉之辭惟益與復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穀者天地生民之本也
好生之仁其莫淡於象刑之明乎虞帝施之周公
謂之明刑重則置之圜土輕則坐諸嘉石夫獄者

天下之大命國祚之脩短繫焉不得已而用之不可以不宜利者宜之也非快之也孰爲宜乎刑人也不虧體罰人也不虧財不忍人之无其初也恥而教之小懲而大誡之終身賴此以无咎福逮於小人則天下誰不受福者矣此自作元命也我思古人世固無元惡矣謀而未行皆可不探其情而誅焉罪人以行者爲重圖土之民校減其趾懲其行而教之不行夫不行而罪之惟君親無將得當者慎毋謬於誅意之法也若乃所行既善矣而又誅其意之所從來斯豈聖人之旨哉

仁遠乎哉以爲遠者不能復也苟見復焉皆不遠
焉初九曰不遠復惟仁人主之由是之焉善言德
行其休復乎聞過則喜其頻復乎日月至焉則皆
仁也皆震體也是謂同志而以順行若稽古仁人
有禹稷中行者也異時而同道道不獨仁而時獨
復也夫子時中之聖人以父事之無所不順無所
不厚亦足以發聖人省之也如有所立以自考也
順之至厚之至也无悔矣當世諸侯從夫子而歷
聘焉此迷者也不遠復者以同志同道爲友而順
乎聖人如迷者何迷者不復得毋俾復者悔乎由

人乎哉由人則遠由己則不遠天下歸仁无祇悔也祇之爲言原始要終之言也噫迷則不復矣不曰不復而曰迷復天者人之性善者人之情天不可逆情不可倍人其能終不復乎仁人知不仁人之心之卒不死也哀之而不絕絕人者不能無近悔不忍絕人者无祇悔要其終原其始斯爲元吉乎孟子論性見之矣

天地四時之官三百六十紀於近者莫備焉皆天之有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非其人則渝之不可以私其在孟春論德之時乎以官爲轡以德法爲

銜勒御天下數百年而不懈惰勤於近成文於遠
官正而國治隨之象也夫不養士而欲求賢是以
百渝而百不正也能作人斯能官人能正百官以
正萬民斯能正萬民以正四方故曰出門交有功
以嘉好之事出也肇國在西土以及於東方庶邦
惟正之供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此文王
之功也隨時之義也

彖象論